



歷代小史摘編

兩岐散人朱東光督編

潮陽學訓導唐世延校梓

厚德錄

李元綱編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而已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叅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

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
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榜楚自誣
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
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詎之若
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
死豈可不少宿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
州屢趣之不能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
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
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

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
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
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
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知州曰推官之
賜非我也其人趣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
知州自求得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
家資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寃死者
數人欲為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
事正人不寃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

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
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
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
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中為知制誥二
年為樞密副使

李繼隆討夏虜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
檄轉運使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
集繼隆復為檄言陰陽人狀陳國家八月不利出
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

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
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
隆遂奏轉運司乏軍糧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
付三函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玘及某人首級丞相
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
水爭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
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
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曰有細瘦而長者尚立
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為樞密副使

朕所以擢任爾者以爾為賢耳乃不才如此爾尚
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待罪二府臣當
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
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一紙詔書誅三轉運使雖
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爾加誅
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
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問之端等奏請
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
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落招討知秦州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公脩同在館乃同脩起居
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及脩除知制誥是時
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
然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
為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脩時為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朝廷疾韓范者皆
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者
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
之事輕加誣讒巨與脩踪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

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諭槩令求退乃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越先為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天章閣待制張顯之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使州抗衡多齟齬不相干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廩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為虛費申轉運司罷

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守倅朝廷遣知制誥田况賚詔諭之乃降方其未降也中貴人楊懷敏與張顯之不協在軍中密奏曰賊於城上呼云得張顯之首我當降賜顯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於軍中斬顯之首以示賊是時叅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還且奏曰賊初無此言是必冤讐者為之借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何由得行上怒解顯之落職知虢州

章卹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號章太
傳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
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餽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
飲醉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為南
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
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
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
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
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

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
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餘五房子孫
無及第者其後亦八房子孫出繼五房耳

趙清獻公閱道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
蝗米價湧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
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
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
死閱道治民所在有聲在城都杭越尤著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

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此似法華窮子之事其子自此持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于齋館夜有偷兒入其室褰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

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二宋總角之年同於黌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塵即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頌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咲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

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小宋下二宋私相語曰妄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憲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宗為第一小宋為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趙閱道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

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常知越州值歲大歉
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
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
曾子固作救災記備述其事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
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
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窳處惻然淚下鍾離君適見
怪問之婢泣曰幼時吾父於此穴地為毬窩道我
戲劇歲久矣而突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

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
間而更賣為婢鍾君遽呼牙儈問之復咨於老吏
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
抵許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得前令之女吾特憐
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婚以
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
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君
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
良配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

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得而見矣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
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幾月曼
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西北歸無可與
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廬捷徑而
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
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
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司門郎中王繕濰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

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為司戶參軍家貧
食口衆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
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於
州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於某君莫承也魯曰
某貧不給以私於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
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
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
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
卒明魯不知而獨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

王處之裕如無嫌恨色由是沉困銓管二十餘年
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中有魯姓名時
魯已參大政立侍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遽
稱謝且具陳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
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
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
九卒亦庇賢為善之報也

張忠定公詠在城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
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

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
事之下詢願詳欵似有欽歎之意公翊旦即遣典
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
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
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其上座耶兼濟云無
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
年禾麥小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值不增升斗
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
曰此承事所以坐其上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掖

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
比青紫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
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
從伊必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
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杯一隻云耕者入塚
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蓋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
尤為寶愛開醮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繡衣

致玉盞其上且將用之酌酒遍勸坐客俄為吏將
誤觸擗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
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
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寬大厚重如
此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
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
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
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且請夫人親結縞

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婿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淪感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以報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愧且歎曰真天下盛德也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軍中為之咸服

韓魏公嘗言內官王昭德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世昌鞠獄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仍乞不錄問昭德時為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等語耶歐公遂得脫

工部侍郎胡宿為邑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

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
皿悉屏去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
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
贖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卒
至顯位

韓許國公億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捃撫
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
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
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

何錮之於聖世持心如此昔袁安不以贓罪鞠人
其韓公之謂乎

蘇兵部耆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
饑殍京東轉運司亦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
耆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
時同職謂耆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
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
行春秋有卹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
柰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卹耶倘苟有饋運

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馬少保為御史中丞上言近歲以來父祖未葬而多別財異爨甚傷風教請自今未葬者不得析居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楫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葉左丞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

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爾余為閱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畧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

史補卷之五 十五
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
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王沂公會執政外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恤
之以金帛自奉甚薄待客至厚薄於滋味無所偏
嗜庖人請命未嘗改饌事諸父諸母諸乳母盡其
孝謹葬外氏十餘喪嫁姒族孤女數人凡四鎮所
至悉興學校輟俸錢以助其費青州仍出家藏書
篇卷甚廣以助習讀

孔寺丞牧早以文行見推鄉黨在汝州村居饑歲鄉
民貸舉菽粟聽其自取後皆不取償民有盜伐所
種竹木者家僮執之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
數砍伐而益之俾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圃近
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嘆曰晦夜涉水或有
陷溺即為製橋盜者慙不復渡

李玉嘗客於滄州呂充門下劉守光破滄州盡殺呂
衮家充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乞衣食以資之
燕越間以能存呂氏之孤推以為義士清泰中琦
為給事中端明殿學士時玉已卒乃薦其子度於

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攻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

嘗見其疏但比有為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他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為朕言者多矣可從末臧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宗相繼登科君錫為人清脩孤潔故當官人號

知貢舉馬裔孫遂擢高科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卽既卧覺床
簣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
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
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
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
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
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卽
見其榜卽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

然不可徑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
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
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
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
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乂字德新為吏部侍郎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
處厚知登州時建言朝廷既已貸其生矣卽投諸
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有溢額者乞選年深自至
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卽詔可著以

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攻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

嘗見其疏但比有為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他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為朕言者多矣可從未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宗相繼登科君錫為人清脩孤潔故當官人號

為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為連底凍其父處士
名舜實字輔之為鄉里所悅服歲饑出穀萬斛損
價以鬻之惠及傍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窮自
歸處士媿謝厚遺以遣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
具述其事二宋謂元憲景文
華陰呂君聘里中女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
既聘而後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育君不為欺
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
汲公是也

韓忠獻遺事

強至編

公自定武入為樞密使時仁宗嗣位未立公請置內
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秉政
仁宗倦勤甚勢漸逼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即
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下心語日益
深切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無一言不喜亦不怒
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顧公謂朕亦有意多時時有
二宗子嘗育宮中公乘其意動急叩之謂二宗子
陛下必亦自能見其孰聰明知否可屬大計仁宗

以英宗為言公即將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英宗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繫社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幾半年竟以事迫便作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即位之次日疾作不能視朝慈壽攝政疾每甚即獨召公責曰相公自看

取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涎藥自無事公嘗藥以進英宗怒以藥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甚直視二王謂公曰何不立長君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錯公曰不錯慈壽怒曰文字滿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力開陳以為不然卒能翼聖躬復大位皆公力也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告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

英宗即政公以其勇智才奇出可與有為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缺落不完補綴僅能識其字畫皆經國長算之策如取太原下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袖進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坐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業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為

仁宗靈駕欲到永昭陵塋且有日道路妄傳皇堂棟損有司驚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鈞公旨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

易之若違塋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柰何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為之歎息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既到皇堂棟乃不損

熙寧中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外陞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一金陵荅楊忱書窺其心術

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也

公嘗言范公一日見王沂公謂宰相當顯拔人物為朝廷用自丞相當國明公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退語公曰真宰相器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著亦有未是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未聞之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耶古人謂鵠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

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士風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其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下令籍為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勝心也

公嘗言真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萊公也聞一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善惡事歸焉人之脩身養心誠意不可不慎公謂沂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為賢宰相其品何如

公謂申公為相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謂挺

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

公謂論性之極不可變君子慎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所至不可不知

公謂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

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旣見公謂稚圭不如拔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旣不悅而去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如此

公執政臺諫有言訴不當理或涉浮薄害風教者皆密封之終不示人呂誨趙瞻濮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駕公力陳與善地以來言者人謂公性根有仁義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麤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只可當一面才也

公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作解之事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歛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

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曹於後園有一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官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事事尤著力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松擎重玉龍寒人

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
有問彥升人品於公者公曰戇直而且忠於人然過涉臧頂非伊分上所有或問之為其膽力薄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徃徃自許也
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為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

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踈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溫然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之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李師中為布衣父坐鎮戎退陣當斬公馳至鎮戎以賊衆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戮其為首一人師中父在貸中方請于朝會師中赴南宮試遂上書論公募民為兵徃應賊大擾乞斬公以謝陝西雖事不行後有疑公必執政有罪必害師中者公笑曰彼是

時以子救父豈可加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怒然而師中終未之信後擢為兩制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

公因論退日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公每聞新執政用一人歎曰放上則易放下則難公嘗戒人不可以任性當臨事有所裁處方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家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

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公因語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公言富公為鄆倅沂公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曰即日當某位富曰不敢當沂公曰然進則易退時難公言仁廟御批朕曰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歸凡所議事仰章得象杜衍已下公心協力行之文正家藏一本一以與公今尚存之

公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
是以不及於世人

潞公在西京府人有以魏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
彥博豈可以望韓公韓公地位迥別其則有些麤麤
材蒙朝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矣
所以歐公平日少許人惟服韓公嘗因事發歎曰
累百歐陽脩不足望韓公

公謂歐與魯同在兩府歐性素褊魯則齷齪每議事
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

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

公謂大凡使人為善湏就其性中做性中若無雖強
之終不能從

王文正遺事

男素述

契丹飛奏於歲給外別假金帛上以示公公曰東封
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爾何其小哉上
曰何以吞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也令於歲給
二十萬外各借二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
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

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望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庭爭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寇萊公遺事

公為殿中丞三司判官久雨不霽上顧群臣曰朕於刑獄信盡心焉安得積陰之譴邪時左右大臣無對公獨出班而言曰某州某局吏侵官錢若干於法為小過罪不至流而陛下命殺之權易使王涯

者叅知政事汚之弟也盜陛下錢數萬緡於法為大愆而上下以汚故務相蒙蔽卒得脫陛下聞之亦不究意如此而曰刑獄盡心則如之何而無積陰之譴上器公之直即日貶涯罷汚政事俄而兩止

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年時有破損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之事靳之笑曰彼詐我誠雖弊何害且不忍處之久而一旦以弊獲棄也靳者愧之故處士魏野賦詩曰有官居鼎鼐無

史記卷之五
宅起樓臺及北使來顧措紳問譯者曰無宅起樓
臺相公安在其清望在人如此

章聖即位公守青州上欲見之謂左右曰寇準豈念
我否大臣有不悅者進曰臣聞寇準在青州唯聲
色是娛何暇念君父耶會遣中使撫巡山東上曰
往問寇準安否比還從取朝見表來以慰朕思公
再拜泣而謝使者曰良馬善犬皆知有主豈有人
臣不思君父耶但以忌者當路不敢乞歸陛下若
不棄臣朝召夕行也要君之章實未敢上既而果

召還領相印

北戎犯河朔兵寇澶淵有幸吳蜀之議公曰今虜涉
吾境莫敢前却陛下若親征賊膽震裂惡在他圖
哉上至澶淵賊猶未退公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
上今若登城擒賊必矣上因御樓將吏果懽呼萬
弩齊發即時射殺賊將韓統軍者軍聲大振賊知
勢促遂乞和上以問公公進畫曰如用臣此策可
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
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

後安知無捍塞之士乎戎遂得和公在軍中詔令
多有所不從及中謝日奏曰使臣盡用詔令安得
事成之速哉上笑曰卿顧為誰其君臣相得如此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軍指揮使公方退議
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因叱
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檢例耶安用我輩夫壞
國政損王道者正由中書省屑屑檢例爾自今大
政事慎勿呈例公在中書凡忘身許國類此

